

他从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他给自己15年的任期打了83分,他说,最大的遗憾是“为学生做得远远不够”——

不把大学党委书记当官做

本报记者 宣金学



“我个人认为基本尽职了。”他在东北师大的最后一次述职报告中说。离职后第一天,盛连喜一觉睡到自然醒。这是他曾经奢求的生活。以前,他几乎没睡过几个安稳觉,一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心里就闹腾,最怕很晚接到学校的电话。

许多人打来电话询问他“下台”后的感受,他回答:“舒服。”“并没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盛连喜点起一支烟,“只是压力小了,也轻松了一些。”

但盛连喜仍然很忙。卸任后的第一天,他上午审阅《应用生态学报》的一篇稿件,下午赶往吉林农业大学,与李玉院士讨论“吉林省动物志、植物志和菌物志”的编研工作。

随后,盛连喜来到净月校区的办公室,交还房门钥匙,一直待到下午6点多。他周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一直等着他一起下班。盛连喜一出来,他们便围了过来,嘴里仍称呼着“盛书记”。“不要叫我‘书记’,以后叫我‘老盛’。”说着,他走出办公楼大门。

周末,他到野外实验站和师生们一起吃饭,盛连喜脱了鞋,盘腿坐在椅子上,拿着烟,喝着酒,嚼着小葱大蒜和煎饼,谈兴极浓。

盛连喜规划好了以后的生活:拿出一段时间来好好读书,多花些时间陪陪夫人,自己制豆浆喝,还要把过去失去的搞业务的时间,往回抢一抢。

盛连喜退下来,最高兴的是他的夫人,因为“以前盛老师属于学校,现在属于家庭了”。

离职的那一天晚上,同事要给盛连喜办一场欢送会。盛连喜躲开了,他早就陪爱人回了家,谁邀请也不去参加:“退下来了,就是要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风度。”

问题”,在微博上看到延安城管打人的视频,也禁不住骂一句“畜生”。在他的2013年述职报告里,他就坦承提到,自己处理有些问题时显得急躁些,有时甚至口出脏话,对一些同事深表歉意。

他也希望能把东北师范大学建设成一所有个性、有特色的世界知名大学。“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还远着呢,”盛连喜猛吸了一口烟,“不是靠几栋大楼就能弥补的。”在他看来,“特色就是水平”。

他曾批评国内小学到大学的评价体系太急功近利,缺乏对个性的鼓励。“生态上的多元化,是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位生态学家从专业领域找到了支撑点。他主张以多样化来判断一个孩子,并提倡教授要有个性,学校要有个性,学生要有个性。

盛连喜心中理想的大学是“有人物、有故事、有空间、有代表”。换句话说,就是有大师,有积淀,有做学问的支撑条件,还有杰出的校友代表。

但是,就像环境治理一样,改革高校生态也是困难重重。用人制度的改革、人才评价体系的改革,是他遇到的难点中的难点。

盛连喜和他的团队也积极推动了一些高校改革,但“常常是阻力很大”。在他没有得到的17分里面,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让他满意的是,自己清楚地知道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区别:“我不是学校的法人代表,而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说,党委书记和校长属于“同资源种团”,发挥相似作用,属于“似然竞争”。也就是说,两者应通过系统的各种关系,减少直接对抗,避开竞争,形成合力,实现系统各组件的协同进化。

在担任校领导期间,盛连喜以不插手基建、招投标、招生等事项为荣。这也是他离职前留给后任的忠告。“不插手不等于不过问。”盛连喜补充道,“有些事情过问一下,质量就能提高些,钱花的效益就可能增大些。”

在任免大会上,“公道正派”一词被反复提及。在盛连喜看来,不功利,才能



北师大官方微博,网络服务部、校友会,以及一些学校党办工作人员的微博也相继开通。一些工作人员会在盛连喜的微博评论里直接答复学生,或者反馈给相关部门。很多问题在两三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得到了解决。

高宇轩也是盛连喜14万粉丝中的一个。在他看来,这里是东北师大一个很好的民主平台。

盛连喜1975年毕业于东北师大生物系后,一直从事生态学研究。从1995年担任学校副校长到升任党委书记,他一直把学校看做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和管理。“学生是消费者,教师是生产者,行政人员是分解者。”盛连喜挥动着手臂打比方,“大学管理的根本,就是促进不同种群、群落的协同进化。”

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也谈不上什么方法,不过是学科知识的应用。如果再加一点,那应该是因为拥有一种情怀。盛连喜刚毕业的两年,被分配到长春乡下的一个农场做副场长。在那里,他喂过猪、刨过粪,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大汽车,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加之自己出生在吉林松江河的一个偏僻山区,他一开始就有一种“亲民情怀”,并且随着时间的延

长,这种情怀越来越浓。学生们经常在食堂看到盛连喜和大家一起吃午饭,拉家常。去年长春冬天的极寒天气里,盛连喜经常下班就带着工作人员跑到学生宿舍楼里,去摸摸暖气够不够热。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盛连喜的午饭90%都是在学校食堂解决的,他几乎吃遍了所有食堂的所有窗口。“我最喜欢吃的是押面。”他用餐非常简单。也有人,有些学生反映的问题很搞笑。但在盛连喜眼里,学生的事无小事。“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这些问题本不应该由学生指出来。”这位生态学专家一直认为,学生和教师是大学生态系统里面最为重要的种群。

东北师大的学生中,来自农村和小县城的学生比例占50%以上,这是让盛连喜感到自豪的一个数据。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也多次关注农村教育、高考改革等问题。

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他都因为快言快语成为“明星人物”。在众多称呼中,除了“盛教授”外,他最喜欢的就是“盛委员”了。

他也会和学生们探讨一下“择偶标准

点评

林衍

小刘:烂尾新闻

问题揭露了,百姓愤怒了,新闻结束了,这是典型的烂尾新闻路数。在这个喜新厌旧的年头,有谁记得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呢?

而一个叫“中国之烂尾新闻”的微博账号每日为烂尾新闻盖楼,定期更新《烂尾新闻统计表》,还煞有介事地和网民互动,“遗忘一条烂尾中一枪,中三枪,请自觉请自觉”。

不想,这个自媒体账号竟然出自一个爱逛宠物店的宅女之手。她叫小刘,26岁,广东韶关人,在一家贸易公司做文员。

“我只是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也有关系,可能哪天我自己摊上也会是受害者。正好上班不忙,就做了这样一个东西,想跟事情跟到底,看到公平一点的结局。”她在电话里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

小刘从没想过做记者,也不认识媒体人,甚至连新闻和评论的区别都不清楚。但这个整天追着旧闻跑的姑娘,却在这一刻让我惭愧不已。记者同仁们,还记得本该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斯克之剑么,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马特洛:音乐

德国人马特洛用拖车拉着一架三角钢琴赶到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

除了音乐家,公园里一方站着荷枪实弹的土耳其防暴警察,另一方则是声嘶力竭的抗议者。这是一场持续了数日的反政府动乱,已经有抗议者和警察在冲突中死去。

然而,音乐卸下了愤怒、恐惧与武器。当马特洛的手指按下琴键,焦躁的抗议者平静下来,三三两两地簇拥在这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以及他的钢琴边。一位抗议者说,“这个男人在这里书写历史”。

演出的照片和录像迅速传遍全球。马特洛带着棕色礼帽,穿着象征土耳其国旗的红色衣服,在14个小时里,他一直用琴声给人们带来安慰。

冲突仍在继续,但人们必会感怀这一刹那,是没有国界的音乐,而不是连日来的催泪瓦斯与高压水炮,让人们站到一起,化干戈为玉帛。

奥普拉:失败

不久前的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以脱口秀主持人身份登台的演讲者奥普拉引发争议,《时代》周刊撰文批评:“大学是追求真理、追求理性的地方,让奥普拉作毕业典礼演讲,就走到了反面。”

然而哈佛大学的姿态是,不仅邀请奥普拉登台,更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而就在去年,奥普拉刚刚遭遇了一场创业惨败。

“我将要说的这些话献给所有曾感到卑微、弱势或生活一片狼藉的人。”奥普拉用了演讲的大部分时间来告诉毕业生们如何走好人生的下一段征程,而我尤其看重她说的这番话:“世间并不存在‘失败’,那不过是生活想让我们换个方向走走罢了。”

我想,这是奥普拉对于失败的认知,也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对于成功的理解。

斯蒂芬妮:遗憾

和跳伞教练绑在一起跳伞,学会用一把剑开瓶塞,与海豚一起游泳——在21岁女孩斯蒂芬妮的愿望清单上,类似的事情还有50多件。

但留给她的时间太少了。今年元旦,她被确诊骨髓癌。每个晚上她都会睡不着的咳嗽折磨,有时还会从床或轮椅上摔下来。

但她仍然坚持吃早饭,向家人说一声“我爱你”,她还要“大声地笑,当我哭和身体疼痛的时候”。

在这“人生中最糟糕也最美好的时候”,她当上了托儿所护士;参加了大胃王比赛;还在鸡尾酒派对上与两位裸着上身的肌肉男侍应合影,做出志得意满的鬼脸。

半年时间里,她完成了比普通人多得多的梦想。即使在葬礼上,她也能安眠在粉色的棺材里,那是她生前最喜欢的颜色。穿着粉色——而不是黑色礼服出席的朋友们帮助她实现了人生最后的愿望——一场甜蜜的,不必太过悲伤的告别。

影响

阿加莎改了结局

张渺

请容许我先警告还不了解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的各位,以下内容严重剧透。

不久前,我的紧张情绪融化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的空气中,虽然我知道结局,但当舞台正中绳索垂下、音效暴起、女主角瘫软在地的一刹,我战栗了。所有同我一样熟知结局的看客,都在等待着女主角将自己悬挂于绳索之下。

一名颇有正义感的法官,把一群逃脱了制裁的作恶者骗到一个小岛上后全数谋杀,又用自杀的方式惩罚了以暴制暴的自己,最终“无人生还”。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无人生还》。小说我已通读不下五次了,话剧版却是第一次触碰。

不,等等,一切都不一样了!本该自杀的女主角没有被罪恶感驱使,反而声泪俱下地剖白自身的无辜!本该死在女主角枪下的男主角奇迹般地地上爬起,救下了命悬一线的爱人!

“他们改了结局?”我恼怒地小声质疑着。

我很不快,如果改编并非出自阿加莎的本意,那将是对她价值观的扭曲。而我一向是厌恶这样的扭曲的,尤其是,当这扭曲是针对其价值观念渗入我生命的作者之时。

文学魔术师“阿婆”对我的“渗入”究竟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印象最深的画面,是我们全家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那时我尚年幼,大抵刚上了小学不久,已经能够简单地区分善恶,且在大量阅读的帮助下,并未将善恶观置于二元对立的黑白中。

这或许就是一开始我会被阿加莎的作品所吸引的原因。她笔下的故事里,受害者常常并非完全无辜,有时招人厌恶甚至罪有应得;凶手也并非总是穷凶极恶,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有软弱、犹豫乃至懊悔,引发读者的同情。毫无疑问,这种人性塑造的复杂化,让“阿婆”的作品



更具吸引力。但无论人性被描写得多么复杂,在阿加莎描述的世界里,有一样东西未曾改变——对公理和正义的诉求,对善良的坚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羞于承认那是我热爱并坚信的事物。

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对善良的坚持,仿佛成了一件不能获得朋友认同的事情。当我周围许多朋友都在表达对《哈利·波特》中大反派伏地魔的喜爱时,我犹豫着是否要说出我因他的绝对邪恶而厌恶他;当一群女性朋友对《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朝三暮四大加斥责之时,我犹豫着是否要说出,我因他的善良而始终极其喜爱这个人物,张无忌在处理和身边女性关系的时候,种种软弱和犹豫其实都是源于他本性中不忍伤害他人的善良,而这样的善良使我愿意原谅他对感情的不坚定。

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善良”两个字在文艺作品中悄然被抹上了一些反面色彩。很多流行的电视剧里,善良的女主角被称为“小白花”、“圣母”并招来一片骂声,善良的行为如宽恕、原谅,换来的却是观众的不买账。很多时候,为了显得合群,我和大家一起骂着唐僧对妖怪的同情太“圣母”,同时我也在疑惑,何时起善良竟沦落至此?

很多人更喜欢那种带点邪恶的人物,这种喜好或许源自对自身潜意识中黑暗面的投射。诚然,我也喜欢如黄药师一般亦正亦邪的角色,欣赏孙悟空的叛逆,我禁锢在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下,然后看着他们过着我永远无法拥有的生活,比如江湖豪侠式的快意恩仇,比如竹林七贤式的酣畅恣意。

可这些灰色的小情绪,碰上我对“善良”的执着之时,便全然溃不成军。这也是为何,我能够发自肺腑地理解阿加莎笔下的侦探探案。

波洛会同情那些谋杀者的迫不得已,却很少原谅他们。《无人生还》也是如此,谋杀成为具有审判意义的以暴制暴。

然而更多时候,结局里体现的是他对最高原则的坚守——公理、正义,还有善良。

我所读过的每一部阿加莎的作品,我都把这样的善良呈现给我。当小说中,某些人物“美丽的心灵”深深触动了波洛之时,他欣慰并守护着他们。

正因我对阿加莎笔下的每个故事都有着极高的共鸣感,任何对其作品的改编都会招致我不留余地的抵触。一听说话剧版《无人生还》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我买票买得毫不犹豫,却没有料到会看到一个和小说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坐在黑暗中的我正恼怒着。突然,出来谢幕的“法官大人”用戏剧化的腔调宣布:“小说的结局是阿加莎自己写的,剧本的结局,也是阿加莎自己写的。至于她为什么要改,就只有作者本人知道了。”

那一刻我怔住了,然后我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了这件事:当“阿婆”着手改编自己的小说时,她或许是心软了,不忍再让“无人生还”的惨景出现在舞台上。阿加莎对善良的坚持,使得她最终,连自己曾经支持过的以暴制暴行为都否定了。

也可以说,这样的自我否定,也是由于她的“善良”。

世说新语

于莺不爽尽管跑路,留下我们继续看男足受戮秀,看烂片,不生气。

老鼠打猫就是有理

令人纳闷的是,不是已经“史上最严高考”了吗?人工手检、金属探测仪、电子屏蔽仪,种种虎视眈眈,却为什么在湖北钟祥的高考现场还能搜出手机、“橡皮擦”(信号接收设备)?这些装备不管是掖在裤裆还是藏在腋窝,英雄不问出处,不问气味,能叨住答案就是好鼠。

只是,这给考生和家长与监考老师制造了直接对打的茬口。

6月7日高考第一天数学考试结束后,位于钟祥三中第十考场的监考老师李勇被一起考生及其家长截住,一拳让李老师鼻血了,因为李老师收掉了同学的手机。6月8日高考结束,更大的鼻血开始了,学生和家家长围攻监考老师,砸碎在校园里的轿车,直到警察赶来拉人墙……

荆门市实行异地监考也是无奈,本来没想干这招儿。这之前每每考场试卷铃声响起,考生们多有直奔那些好考生处抄答案,而监考老师对此视而不见,却走到考场门口,猫给老鼠放哨,猫鼠抱成一堆儿……

本地的监考老师实在靠不住,他们与考生充分和谐了。这和谐,对一个社会来说,是美妙还是悲哀?

“我们要的是公平,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对于动粗异地监考老师,对于老鼠打猫,考生和家长很是有理,上补习班要花钱,买“橡皮擦”也要花钱,哪哪都有作弊,却被异地监考老师坏了事,逼着纯粹了一把,汗白流了,钱打水漂了,不平和起来。起来,不愿受委屈的考生,筑起新的长城……

荒唐吗?也不。十多年前考驾照,我就见过不公平。考机常识,汽车修理工折了,路考,无本驾照截了我,因为他们没走门子。最绝的是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考车时吱吱乱叫,结果一个过了,另一个没过,但一会儿儿结果又变了,俩人都过了。本来嘛,姐妹俩是一人托的,考官太马虎,漏了一个。

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我,不找关系是不对的,还没上车就输在马路牙上了,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还怎么解放全人类?于己无利,于人无益。别觉得自己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能配得上这个表扬的只有张思德。但你问问大家,谁还记得这位张战士?知道法国冠军张德培的都不多了,他比李娜火得早。

网球比赛有严格的规矩,比如球压线,如果张德培不服可以提出挑战,要

求回放,给尔公平。但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超人”于莺觉得不爽,“我玩不过”,只好跑路,6月15日是她在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这位医生在公立医院干了12年,风风火火救人,医人无数,唠唠叨叨微博,粉丝210万,英雄不问出处,不问气味,能叨住答案就是好鼠。

肯定有人为医学科研考核体系辩护。其实,任何规矩和体系都有春秋,都可说道。法律够标致了吧,但也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汽车限行,有人说这是为人民着想,通过有关程序就合法;有人说这是违法,是侵害了车主的物权,逼着人民买更多的车。没结果,却黑不提白不提自然就实行了。明年石家庄跟着学,单双号限行。

在于莺跑路的当天,6月15日中国男足给全国人民演了一场受戮秀。当我看到咱1:4落败泰国青年军时,关机,问:两队共进了5个球,猜猜几比几?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还是高估了中国男人,1:5。却一点都不生气,呵呵。

稍稍有点来气的是贝克汉姆,都这样了,他还力挺男足教练卡马乔,隆重指出卡帅非常职业,很有能力,不能因为一两场失利就对他失去信心。甭忽悠了,不就是两个走穴者的互相怜爱嘛。走穴就走吧,不高兴的是,在同济大学,贝克汉姆引发踩踏事件,5人受伤;在南京,大批不满10岁的小学生当了花瓶,在酷暑下坐等小贝3小时。

这些细节不一定是贝克汉姆要求的,要怪得怪自家。咱大家的品位就这样嘛,据说《富春山居图》超级烂,却票房惊人。这倒也和谱,疑似公事——于莺不爽尽管跑路,留下我们继续看男足受戮秀,看烂片,看猫鼠抱成一团,不生气。



报人 于莺